

●周文骏

读《校雠通义通解》 ——纪念先师王重民教授诞辰100周年

摘要 《校雠通义通解》是王重民教授研究中国目录学的力作之一,此书不仅为“图书目录工作者和学习古典目录学的人提供一部通解式的读本”,而且表达了作者对中国目录学史上某些重要人物和有代表性的目录学专著,其中主要对章学诚和《校雠通义》的评价,以及对我国古代目录学史发展的认识。参考文献20。

关键词 校雠通义通解 王重民教授 中国目录学史 图书馆学史

分类号 G257

ABSTRACT *Jiao Chou Tong Yi Tong Jie* is an important work of Professor Wang Zhongmin in Chinese bibliographical studies. It is a textbook for students and professionals, makes a review of notable persons and works in the field, and summaries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bibliographical studies. 20 refs.

KEY WORDS *Jiao Chou Tong Yi Tong Jie*. Professor Wang Zhongmin. History of Chinese bibliographical studies.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CLASS NUMBER G257

1 《校雠通义通解》是王重民教授研究中国目录学的力作之一

王重民教授在《校雠通义通解》^[1]序言中称:

章学诚的《校雠通义》是我国古典目录学专著中重要的一部,它对于我国近百年来的目录学方法、理论一直发生着很大的影响^[2]。

王重民教授对《校雠通义》的学科性质作如此定位,意味着他将以目录学的观点来诠释《校雠通义》的丰富内容。

《校雠通义》清章学诚著,原稿共四卷,后来第四卷遗失,现存《内篇》三卷。《章氏遗书》刻本除了《内篇》三卷之外,另辑有《外篇》一卷,仍共四卷。王重民教授认为:

《外篇》所载的二十一篇论文与《内篇》的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另代以附录一卷^[3]。

王重民先生选编的“附录”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章学诚目录论文选,包括《和州志艺文书序例》,《和州志艺文书辑略》,《论修史籍考要略》,《史考释例》和《史籍考总目》等有关目录学方法论文五篇;一是《章学诚大事年表》,专辑有关章学诚学术研究和目录工作活动的资料。

王重民先生从目录学的观点出发,以“附录”替

代《外篇》是一个进步,这样可以使《内篇》与“附录”的内容相辅相成,在目录学的体系中浑成一体。所以我们不妨把《校雠通义通解》本看成是《校雠通义》的一个新编版本。

王重民先生作《校雠通义通解》的也是很明确的,他说:

我为这部目录学古典专著作通解的目的,就是想为图书目录工作者和学习古典目录学的人提供一部通解式的读本,极力用现在的语言,解说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所讨论的目录学方法、理论^[4]。

“通解”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我们可以把通解理解成一种写作方式,通过按语“随文释义”是王重民先生运用这种方式的显著特点。我们也可以认定通解是一种方法体系,它综合许多方法而成。首先是解说,多用来叙述章学诚目录学观点;其次是考释,常用为有关学术源流的溯源与考证;再次为校注,解释艰深的文字和典故,校勘和注释有问题、有错误的人名、书名等;最后还有评论,是作者对章学诚某些问题的立论表明自己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看,《校雠通义通解》不仅为“图书目录工作者和学习古典目录学的人提供一部通解式的读本”,同时也是王重民先生通过它来表达对中国目录学史上某些主要人物和有

代表性的目录学专著,其中主要对章学诚和《校雠通

关于《校雠通义》的内容结构,王重民先生这样分析: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讨论《汉书·艺文志》的。卷一的九章都是通论性质,《补校汉艺文志》第十开始到《汉志方技》第十八各章都是对《汉书·艺文志》的专门评论。

卷一的九章虽然讲的是目录学的方法、理论问题,但王重民先生认为它们之间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

这一章(指《补郑》第六)和下面《校雠条理》与《藏书》两章,是论采补遗书和校书、藏书三个问题。所以这一卷,前五章是论目录学的方法理论问题;后三章虽说仍然是对历代封建政府校书、编目和藏书的传统问题而发的,但所讨论的问题和论点已经很不相同^[5]。

言外之意,其所指的后三章不能列入“目录学的方法理论”,可见先生对目录学方法理论的规定是有一定的标准的。他还认为《著录残逸》第八立论基本错误,“应删”,虽然《校雠通义通解》中还保留着这一章的文字,但已没有把它算作《补郑》第六之后的一章了。

以上所述的结构体系,同时也可看作是《校雠通义》的知识框架,其中的主要内容有“六经皆史”与“道器”、“原道”与“宗刘”、“互著”与“别裁”等三大方面。

2 “六经皆史”和“道器”学说是章学诚目录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

王重民先生把“六经皆史”和“道器”学说提到章学诚目录学理论和方法基础的高度。

“道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对基本范畴。人们通常理解为“道”是无形象的,含有规律和准则的意义;“器”是有形象的,指具体事物或名物制度,“道”和“器”都可以视为抽象名词,可以说明和代表任何理论与事物,王先生联系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论断,认为章学诚“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经皆掌故”、“六经皆器”的解释,其中“政典”、“掌故”和“器”都是史,亦即都是图书资料,一种记载人类社会生活和活动的工具。人们阅读和利用所得到的知识和理论就是“道”。这样“道”和“器”就可以用来解释图书资料、学术研究和目录的关系,或者说图书资料、学术研究和目录的内在联系在“道”与“器”的关系中显现出来了^[6]。

“道不离器”与“道器合一”是章学诚评说考据学和理学利弊的理论方法依据,我们也可将其应用到

义》的评价,以及对我国古代目录学史发展的认识。

图书资料、学术研究和图书目录的关系上来,而“不离”和“合一”正是使这三者的关系达到最佳状态的重要原则。

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更多的是用“道”和“器”为原则和准绳来判别立类和列类是否恰当。他在《校雠条理》第七之五中,讨论了《七略》诸子略与兵书、方技和数术三略的不同在于“虚理实事,义不同科故也”。《补校汉书艺文志》第十之四中,章学诚认为《汉书艺文志》符合“道器”原则的只有“任宏之校兵书,李柱国之校方技,庶几近之,其它四略未能称是”。

王先生总结“道器”原则在分类中的意义及其应用时说:

章学诚引用在这个地方的意义,是用“道”来代表理论书籍,“器”代表讲方法和名数的书籍,就是他说的成“一家之言”的“皆所谓形而上之道也”,“著法术名数”的“所谓形而下之器也”。章学诚把书籍分为阐述理论和方法的两大类,而在图书分类的大类中,又把讲理论的书籍放在前边,讲方法的书籍依次排类,可以说是对于目录排类次序中的一个杰出的思想^[7]。

的确如此,王先生将章学诚“以道器合一求之”的立类和列类原则提到“杰出的思想”的高度非但并不为过,而且还给后人以许多宝贵的启示:分类体系要结合书籍的实际情况,列类从抽象到具体,自然科学与应用技术相结合,理论与方法相结合等等。

3 《原道》——《校雠通义》之绪论

《原道》是《校雠通义》开宗明义第一章,王重民先生将其视为“全书的绪论”。它的主要内容是讨论著录之前先要明了的“大道”,即图书目录的起源和发展。

章学诚以三代到战国之前“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为理由,说明图书目录之所以产生和以官守为部类的图书分类体系的形成。王先生把这里的“部次”和“著录”解读为“《周礼》的三百六十官构成了图书的自然分类表,三百六十官就是分类表的类目”。但他并不完全认同章学诚的观点,指出:

在我国图书目录发展的过程中,认为学术在官时期图书由官师来保管是可以的,要由此追述学术的源流也是可以的,甚而认为初期分类表有些类目是在自然发展中形成也是对的,但把三百

六十官做为一个自然的分类表,就未免牵强了。因为图书分类表总是由图书目录学家依据图书资料发展的具体情况编制出来的^[8]。

《宗刘》的内容和《原道》一脉相承,《原道》中提出的图书目录分类体系和著录问题在《宗刘》中得到继续讨论。章学诚提倡目录学方法理论宗师《七略》,王重民先生强调下面这一点:

章学诚把《七略》看做是我国古代具有很高水平的目录典型,所以他要我们向这种有叙录(大小序),有提要,有思想性的系统目录学习^[9]。

这就是《宗刘》思想内容最主要的实际意义。但章学诚显然意识到,“四部”的兴起,已经不能返回《七略》的分类体系,不能“执《七略》的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那么如何实现《宗刘》呢?章学诚回答说:“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讨论流别,以使之恍然于古人官师合一之故,则文章之病,可以稍救,而《七略》之要旨,其亦可以有补于古人矣。”^[10]对于这个问题王先生没有局限于四部与《七略》的形式异同,而是深究内部的联系,“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讨论流别”,就要从“通”字出发来做到这一点。所谓“通”:

更具体说来,就是着重在文史学和目录学的学术思想发展与流别变化上面^[11]。

也就是说要找出从《七略》流为四部的继承和变化的缘由,并加以解释。而继承和变化的具体原因就是图书新品种的出现,所以又必须考察图书新品种的变化,从内容和形式诸方面判别图书和类目的多种相关性。这样的“通”,也是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从学术史发展角度的诠释,符合《七略》之要旨,《宗刘》的基本精神。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精神和原则几乎贯穿在章学诚目录学思想的方方面面。分类体系、叙录、提要、注释,考辨等无不以此作为任务。王先生在说明这一原则时强调在编制图书目录工作中应该重视与政治形势相联系:

章学诚的所谓“辨章”、所谓“考镜”所谓“知言”,都是要使目录的内容,能够结合实际,结合当时的政治,评论学术思想的得失,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12]。

这样,就赋予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更加积极的现实意义。

4 互著、别裁——图书分类著录的辅助方法

王重民先生称“互著”与“别裁”是图书分类著录的辅助方法。这两章的原文不足两千字,通解按语却多达九千三百余言,内容丰富,论证缜密,是一篇

地道的学术论文。

章学诚从溯原委、辨流别的高度出发,要求分类著录应以“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为目标^[13]。而“互著”与“别裁”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王先生解释说:

别裁与互著是著录图书上的两种并行而又互为补苴的重要方法,互著是根据读者需要和学术源流把一书著录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类目内;别裁是把一书内的重要部分(或篇章)裁出,著录在相关的另一类(或另几类)里面^[14]。

互著部分,王重民先生解释的重要的内容有:第一,章学诚对“互著”意义和作用的认知最为深刻,超越前人。第二,一书两载的10个例子,不足以说明刘歆有意识地利用“互著”之法,而是章学诚自己的错觉。第三,《七略》中一书两载现象的出现,源于“兵书”、“诸子”两略由专家分别负责,书分两地,未曾协调而产生著录重复。第四,从当时书籍使用情况和书籍保管体系情况判断,“一书两载”的10个例子,其中绝大部分称为“裁篇别出”即“别裁”更为合适。

“别裁”部分,王先生指出以下几点:第一,“古代在用竹简写书时代,多是单篇行世,后来有了汇编本,才有裁篇别出的方法”,这说明单篇行世是文献传播交流中自然形成的。“后人为了阅读方便,又往往从大的汇编本内裁出一篇或几篇别行,这才是有意识的做成的别裁本”^[15]。第二,裁篇行世,别裁本和别裁法是不同的概念。“目录学上的别裁法,则是对图书中一些具有别裁本的功用而尚无别裁本流行的部分(或篇章),只要它对其他部类也有参考使用的需要,‘权于宾主轻重之间’,而又‘无庸互见’时,便可用别裁法著录。”^[16]第三,章学诚在别裁法的用例和论证上存在矛盾,认定“别裁”的标准不一致。他视《七略》著录《弟子职》和《三朝记》为别裁,而视《隋书·经籍志》将《孔丛子》中的《小尔雅》别出入附《论语》,《文献通考·经籍考》将《大戴记》中的《夏小正》别出入时令是“幸而偶中”,这显然是抵牾的。因为这些图书传本流通情况相同,目录中的著录方法也相同^[17]。

上述可见,王先生对章学诚关于“互著”与“别裁”的论断并不全部同意。其最大的分歧点在于:

我所以认为章学诚对于互著别裁的方法理论虽说极其精辟,但是从《七略》的漏缝中悟出的,因而成了“郢书燕说”似的错觉,也是应该指出的^[18]。

这里王先生用成语“郢书燕说”来形容章学诚的穿凿附会、曲解原意,指出章学诚关于互著别裁虽然在理论上有很精辟的论述,但把《七略》中出现的某

些现象误认为就是互著别裁法,并断定《七略》首先应用这样的方法,是错误的。因为《七略》中的“互著别裁”现象与编制图书目录中有意识地利用互著别裁法性质不同,是没有联系的两件事情。有意识地应用互著别裁法始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但还不能完全肯定,因为“只有一两处,迹象并不是十分明白的”。真正非常明确地应用这一方法的是祁承燾,他在《庚申整书例略》内就提出“互”和“通”,亦即互著和别裁法,并将其应用到《澹生堂书目》的著录中,而章学诚则在《校雠通义》中将这两种方法加以科学总结,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19]。

章学诚对于互著别裁的阐述,并企图使这一先进方法在分类著录中普遍使用起来,是他在我国目录学上的另一贡献^[20]。

这是非常中肯的结论,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就身体力行,运用互著和别裁的方法,在卷二、卷三中对《汉书·艺文志》进行分析、补充和纠缪,成为推广普及这两种方法的最好的示范。

王重民先生对章学诚互著别裁理论与方法的解释和研究显现出的学术水平,可说是前无古人的。

5 王重民先生对中国目录学的影响和贡献

王重民先生长期从事中国目录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对我国目录学史内容的重点和难点了若指掌,采取通解方式介绍古代目录学文献,是他把握重点和难点而使其易为初学者所理解的有效途径。

章学诚崇尚“独断之学”,重议论。《校雠通义》作于考据之风盛行的乾嘉时代,有进步意义。170余年之后,王先生用新的观点方法,以目录、版本和校勘之功加以解读,成《校雠通义通解》,以弘扬章学诚的开拓进取精神。《校雠通义通解》集合两人之长,相得益彰,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上值得称道的一件事。

王重民教授著作等身,业绩卓著。他为传承我国目录学遗产,弘扬中国目录学理论和方法,推广目录学知识,从事国际目录学交流以及培养目录学人才诸多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不仅是令人钦佩的学术导师,而且也是优良学风的光辉典范。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发展、联系、积极、求真、客观、公正的精神和态度对待学术、对待历史、对待人物,并用一种谦和的语气和包容的笔触加以剖析和评说,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表现出作为一位学者的崇高道德品质和学术情操。

最后,读过《校雠通义通解》,不由得我联想起郑

樵撰《校雠略》是通过《汉书·艺文志》,尤其是《隋书·经籍志》以及唐宋时代的各家目录的分析与评论来解释和宣扬自己校雠学的理论与方法。章学诚则在《校雠通义》中一方面推崇郑樵校雠学中的独到见解和重大成就;另一方面又批评郑樵“独《艺文》为校雠之所必究,而樵不能平气以求刘氏之微旨,则于古人大体,终似有所未窥”。他通过对郑樵一分为二的品评和对《汉书·艺文志》等目录独具慧眼的深究,揭示和阐发了校雠学的精髓。到了王重民先生研究中国目录学,与前辈们有着共同的学术倾向和追求,采取几乎毫无二致的研究工作模式——走着一条传承、批判和创新的学术道路,他守家法而不囿于家法,求“会通”而能深究个别,重著述而不轻视比次,融目录学、版本学于史学而又能超越史学。郑樵、章学诚和王重民先生先后交相辉映,他们各自都达到了所处时代校雠目录学研究的高峰!

2003年1月3日是有三师诞辰100周年,谨以此文表示纪念;但仍难于表达我对老师崇敬、爱戴、感激和思念之情的万一。

参考文献

- 1 (清)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 校雠通义通解.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2,3,4,6,8,12,20 (清)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 校雠通义通解序言.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5 (清)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 校雠通义通解·补郑第六按语.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7 (清)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 校雠通义通解·补校汉艺文志第十之四按语.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9 (清)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 校雠通义通解. 原道第一之三按语.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0,11 (清)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 校雠通义通解·宗刘第二之一.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3 (清)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 校雠通义通解·互著第三之一.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4,15,16 (清)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 校雠通义通解·别裁第四按语.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7,18 (清)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 校雠通义通解·别裁第四之二按语.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9 (清)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 校雠通义通解·互著第三之二按语.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周文骏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通讯地址:北京大学. 邮编100871. (来稿时间:2002-06-11)